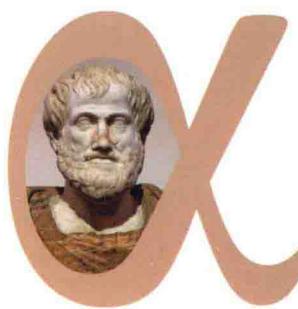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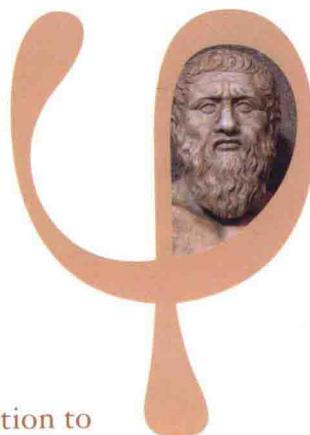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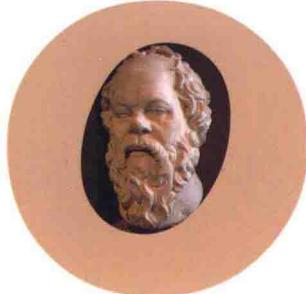


(第11版)

# 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美] 詹姆斯·克里斯蒂安 著  
赫忠慧 译

下



11 Edition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wondering

James Christian



(第11版)

# 像哲学家一样思考

[美]詹姆斯·克里斯蒂安 著  
赫忠慧 译

11 Edition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of wondering

James Christian

下

# 目 录

(下册)

## 5 第五部分 微妙的共存：人类的爱恨境况

### 5-1 历 史 ..... 344

- 荒诞剧 344  
历史的意义 347  
汤因比关于历史的有机体解读 356  
西方文明的困境 359  
暴力的根源 362  
我们会吸取历史教训吗？ 366  
黑格尔 我是一只夜间飞行的猫头鹰 370

### 5-2 法律与良知 ..... 376

- 相互冲突的忠诚 376  
良法和恶法 379  
忠于更高的权威 381  
服从法规 383  
个体的困境 385  
梭罗 我要按我自己的方式呼吸 388

### 5-3 生活方式 ..... 394

- 文化纽带 394  
囚犯 399  
囚犯的替代选择 403  
文化相对论 404

- 个体异化 406  
“至少我了解这些……” 408  
第欧根尼 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哲学 410

### 5-4 政治学 ..... 415

- 我们是政治动物 415  
什么形式的政府是最好的？ 417  
观察 426  
三种当代世界体系 428  
曼德拉 我喜欢自由的滋味 435

### 5-5 伦理学 ..... 441

- 罪过和／或美德 441  
可以商榷和不容商榷的价值判断 442  
伦理道德／道德伦理 445  
三个伦理问题 448  
谁在做决定？ 448  
什么使得一个决策是对是错？ 450  
我应该关心谁（和什么）？ 454

## 6 第六部分 原生质冒险

- ### 6-1 生 命 ..... 460
- 四大成因问题 460

# 目录·下册

## CONTENTS

生化演进 461	研究未来 536
地球上生命的开始 466	未来主义者和未来 541
地球上的生命形式：一个清单 466	一种新的现实主义 545
生物遗传理论 467	一种特殊的希望 550
“生命”能否被定义？ 468	许多未来：一个共同的愿景 556
作为一种场论的进化 469	尼采 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桶甘油炸药 558
进化与意义 473	
进化与进步 474	
痛苦与“军备竞赛” 479	
哲学意义 482	
哲学问题 484	
达尔文 我也是生存链上的一环 485	
<b>6-2 人 类 ..... 491</b>	<b>7 第七部分</b>
雕塑家 - 神 491	<b>微观、宏观、宇宙</b>
人类起源的故事 494	
更新：人类起源 496	<b>7-1 自然知识 ..... 568</b>
仍在试图定义“人类” 501	公元前 585 年 5 月 28 日 568
杀手猿理论 503	经验知识 569
永无尽头的旅程 506	先验知识 571
克尔凯郭尔 我就是“那个人” 508	还有别的认识方法吗？ 573
<b>6-3 地 球 ..... 513</b>	表象以外的现实 573
我们在事物发展进程中所处的位置 513	这个世界——是什么呢？ 575
一种生态圈伦理 517	物质的起源是什么？ 579
共存——生死与共 522	毕达哥拉斯 我在聆听自然的和声 581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526	
史怀哲 我在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527	
<b>6-4 未 来 ..... 535</b>	<b>7-2 空间、时间、运动 ..... 587</b>
理论生活 535	物理学是什么不是什么？ 587
	经典物理学 590
	相对论物理学 591
	量子力学 597
	爱因斯坦
	我只是比一般人更好奇 602
	<b>7-3 宇 宙 ..... 607</b>
	古代宇宙观 607

# 目录 · 下册

## CONTENTS

今日宇宙 610	<b>8-2 终极实在</b> ..... 671
膨胀的宇宙 612	终极问题 671
宇宙的故事 613	神性知识问题 673
仍有难解之谜存在 617	上帝存在的论据 675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如果有的话)? 619	上帝之死(众神之死) 678
伽利略	默顿
我要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622	我在默坐中看到世界的另一面 682
<b>7-4 生物宇宙</b> ..... 628	<b>8-3 死亡 / 永生</b> ..... 687
我们并不孤单 628	所有的死亡都是一个错 687
人类的宇宙背景 631	死亡是一种非体验 690
我们不断扩展的意识 632	害怕不存在 692
后果 634	反抗死亡 694
人类自然保护区 636	关于永生的争论 697
萨根 我在开往星星的夜车上 640	反对永生的论据 698
<b>第八部分</b>	死亡的未来 699
<b>8 终极关怀</b>	海亚姆 我怎能坐着流光飞逝 701
<b>8-1 终极关怀</b> ..... 648	<b>8-4 意义 / 存在</b> ..... 707
古希腊悲剧 648	知识伤人最深 707
转型 649	我想要什么? 708
神话的功能 654	存在与现实: 持续混乱 709
拟人化的神灵 657	琐事 711
灵魂附体 659	忙忙忙……忙得失去了方向 711
宇宙剧 660	世界之谜 712
启示录戏剧 660	卡赞扎基斯
末世——戏剧结束 661	我不知道我会在哪里停泊 715
众教归一 661	<b>后记: 圣人的故事</b> ..... 722
坎贝尔 我要做自己的英雄 664	<b>编后记</b> ..... 723



## 5-1

# 历史

早期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就曾追问：人类历史是否有“意义”？他们好奇：历史是否像一出有着曲折动人扣人心弦情节的伟大的戏剧，或者它是否仅仅是一个不同事件的混乱的集合？哲学家们研究历史来辨别：是否有什么模式，可以揭示隐藏的影响或“信息”？本章介绍了几种这样的尝试，并追问：历史是进步的吗？它会促成一些事情吗？如果是，它是会将人类引入厄运，还是会引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西方文明是否注定要像大多数其他历史文明一样瓦解？曾有一位哲人说过，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莫非这一惨淡的宣判是真的？或者，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可能会受益于“历史的教训”？

## 荒诞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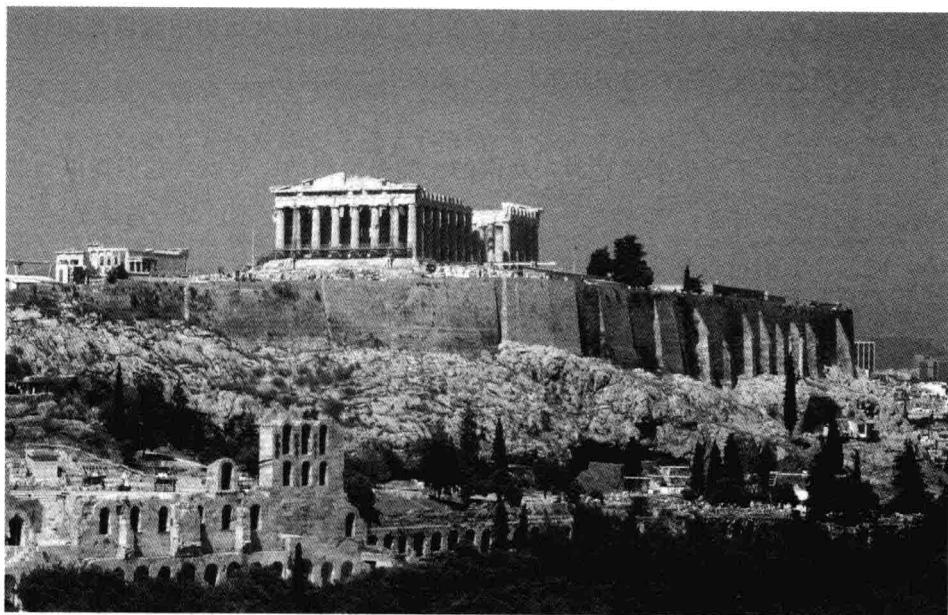
1 汤因比被许多人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他那厚厚的十二卷《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代表了当代人类心灵作出的最大努力：解开人类历史的复杂性，看看是否对整个人类事业有任何广泛的意义。

1911年下半年，汤因比离开牛津，前往地中海做了为期九个月的游览；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自己在历史书上非常熟悉的伟大文明的遗存。他花了很多时间，穿行乡村，调查这些逝去已久的古老世界的遗产。他与阿索斯山上的僧

倡聊天，在切尔韦泰里和科尔内托查看伊特鲁斯坎古墓，在克里特岛米诺斯宫殿昔日的荣耀前陷入沉思。在进行这次访问之前，雅典卫城一直都只是书上的一页；现如今，它的全景都展现在他眼前，这让他激动不已。

与此同时，他也倾听了当下生活世界中的声音。他晚上去希腊咖啡馆听人们谈论国内外大事；他访问希腊村庄，聆听农民与牧羊人之间进行的让人不安的关于战争是否可能爆发的对话。

他认真地思索着这两个世界：一个早已不复存在，另一个看上去则似乎非常活跃。两相对比，可以让人在关于生、死、时间的事情上有一些吃惊的发现。汤因比开始陷入沉思：关于现在或未来，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了什么？过去的文明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如果它们死了，是什么原因造成它们死了？它们与我们自己当下繁忙的世界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文明是否也注定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死去？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它是否有可能得到挽救？如果是这样，拿什么去拯救？



雅典卫城

**2** 这些都是历史哲学家必不可少的关注所在。如果说有的话，历史有什么意义？我们怎样才能从中吸取教训？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得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能够照亮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问题重重的时代？

由于整个 20 世纪人类陷入了疯狂的混乱，人们一直对历史哲学抱有极大的兴趣。创造历史和震撼历史的“大事件”，一直占据我们这个时代的头版头条：俄罗斯大清洗，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纳粹对 600 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杀人场”，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达尔富尔和乌干达的种族灭绝，疯狂的种族主义领袖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游击战、丛林战，悄然弥漫的恐怖主义思想，分散的部族 / 民族冲突，再加上一场刚刚开始吞噬一切的全球性革命。

诸如此类的事件，使得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经验，进而去理解在如此巨大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些看上去显得荒谬和毫无意义的事情。再清楚不过的是，当代历史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白痴讲述的一个童话故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这一评价是否为真？还是人类历史另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只是被陷入疯狂状态的人们给忽略了？

历史哲学追问两个核心问题，虽然每一个都会在逻辑上引发无数其他问题。第一个问题是：(1) 人类历史是否有意义？(2) 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这两个问题之间既可能有密切联系，也可能没有太大关系。

**3** 在试着概化历史哲学问题时，戏剧的比喻是恰当的，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莎士比亚写道：“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

所以，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当成是一部漫长的、错综复杂的情节剧，有着众多的角色和无数的人物。如果历史有意义，那么它可能是一场类似《麦克白》那样的悲剧。可能有一个剧作家写下了这个故事，令人信服地指引剧情发展。（但是，我们是否确定编剧也是导演？剧作家也是道具师？）它有其引领向前的人物——剧中人。它有一个情节，赋予演员的生活以意义。他们一起推动情节发展。剧情的发展离不开他们——没有演员的戏剧，无法成其为戏剧。对于剧情的展开，尤其是当它走向高潮，即该剧的悬疑故事的结局时，每个人物都必不可少。可以肯定的是，某些人物会比其他人物更重要，但即使相对而言不怎

么起眼的抗矛者，也自有其指定位置。

这一戏剧比喻是否捕捉住了人类历史本质的真相？是否真有一个剧作家？是否真有一个情节？人类历史是否真有一个目的、一个剧终？是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都是剧中的演员？对演出这一大戏来说，我们人类是否真的很必要？剧情是像《麦克白》那样的悲剧，还是像《仲夏夜之梦》那样的喜剧？

虽然舞台－剧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表达关于历史本质的问题，然而赤裸裸的事实是，历史更接近于荒诞剧中一些奇怪的行为：没有情节，没有人物，坚持做一些即兴表演，交流互动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从一个场景进入另一场景。它可能确实是“一个白痴讲述的一个童话故事……没有任何意义”。有可能没有剧作家，没有导演，没有情节。还有可能连戏剧本身都不存在。

## 历史的意义

4 在大多数社会，历史意义的来源一直被认为是超自然物的操作。这是一个从我们继承的神学前提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演绎。人类历史事件背后的因果代理人是反复无常的万物有灵和精灵，诸神的心血来潮，上帝的意志，或宇宙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交战。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历史的意义都是预先计划好的故事线索：一定时间下的男男女女，从一个场景进入另一个场景。

当认定超自然的代理人是历史意义的来源时，人类的解释就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它可以始于信仰，相信有一个预定的计划（上帝预定了地球历史所有的细节）；这样一来，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就可以依照那一计划作出解释。或者，它也可以依照这些先入为主的信仰去观察实际发生的事件并解释它们（“我们赢得战争，是因为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在西方历史上，它一直在这两种方式之间来回摇摆。

5 在西方世界，最早有名的对历史的阐释之一是所谓的《申命记》历史学家，他写下了公元前12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希伯来部落之间发生的各种战争故事。

这位不知名的作家做了充足的记录，使他能够描述部落领袖（当时称为“士师”）之间进行的零星战斗；借助于他所持有的神学信念，他从战争中辨认出了一种模式。他没有（实际上他也不可能）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样去记录历史，相反，他写道：所谓“阐释历史”，就是历史事件加上它们对他意味着什么。

他给每场部落战争设置的戏剧架构是简单的但却也是有意义的。

- (1) 以色列人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眼里邪恶的事情。
- (2) 耶和华发怒了，“反对以色列人”。他将他们投入战斗，“被敌人掳掠”。  
他们输掉了战争。
- (3) 以色列人悔改他们的恶行，“在耶和华面前哭号”。他们请求宽恕并恳求帮助。
- (4) 然后，耶和华“指定了一个救星”（一个领导者），“在耶和华的赐福下”率军上阵，击败敌人。
- (5) 耶和华贏回了他的孩子，他很高兴。因此，和平“降临这片土地 40 年”。

就像录音回放，这一模式在《申命记》的历史中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是作者知道的唯一的解释，他的神学预定信念排除了他用其他方式去看历史事件的可能。因此，这不是历史，而是对一些重大事件一个有意义（但也是片面）的解释。这是一种“历史神学”。

这个框架可以用来解释任何团体之间发生的任何冲突。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或英国人或法国人，或任何人）“做了主眼里是邪恶的事情”。他被“激怒了，将他们投入战争”，在战争中他们眼看就要输了。这时他们悔改了，“他指派了一个领导者”（丘吉尔，斯大林，艾森豪威尔——随你挑），率领军队赢得战争。主非常高兴，所以“和平降临了 40 年”。（40 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暗示神的存在和批准。）这一框架同样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棒球世界大赛或总统选举。

这种解释太过主观，以至于我们可以随意使用。我们可以认为，对《申命记》学家及其追随者来说这是有意义的，但对我们这些想要尽最大可能发现事情真相（找到客观的历史模式，如果它们存在的话）的人来说，这位作家并未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申命记》历史学家所成功做到的是，他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很容易借助于我们的心灵创造的习惯概念用主观的意义模式去安排历史事件。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感谢的警醒。

**6** 第一位伟大的西方历史哲学家是圣奥古斯丁。公元 410 年哥特人攻陷罗马，激励他写出了《上帝之城》。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震撼了罗马世界，必须给其作出一个解释。它是如此的毫无意义，以至于在它背后一定有意义。虽然异教徒罗马人抱怨这场悲剧是神对放弃古罗马神的惩罚，奥古斯丁则用他的笔表明，罗马的衰落是基督教上帝一个长时期的神圣计划的一部分。神没有仅仅是容忍堕落的城市，而是用尘世之城来完成他的目的；因为尘世之城已经发展出了教会 / 教堂，代表尘世上神的国度。当那座城市建起教会或教堂完成其任务，尘世之城（罗马）就将取代上帝之城（罗马教会）。

因此，在适当的时间，神的计划就会出现在历史的地表。尘世之城已经衰落，让位于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对罗马衰落所做的神学解释，就像《申命记》学家的观点一样，也是过于武断和主观。我们可以肯定，哥特人的祭司并不会对这一事件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大多数罗马人也不会这么去看。如果一个人不同意奥古斯丁用来作出解释的神学假设，那么他的解释就既非在逻辑上合理可靠，也不会在情感上让人得到满意。

从圣奥古斯丁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是：寻求对生活中惊天动地的事件作出有意义的诠释这一诱惑，会将我们带入神秘主义世界观，没有客观有效性。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可以让人得到安慰，在遭遇巨大痛苦的时候，这种维持生活的阐释模式是永远不会受到诋毁的。但是，在生活压力较小的时期，我们就会寻求一种更加清晰的对现实的看法；奥古斯丁所屈从的种种压力，必然无法说服我们平静下来；从整合视角来看，他对历史所做的狭隘解释，价值不大。

**7** 两位有影响力的目的论历史哲学家一直主导着现代时期：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

黑格尔相信他发现了思考的本质，他有一个独特的发现：人类的思考过程

按照一种三拍子节奏进行，即他所说的“辩证”。它始于一个想法：正题；然后慢慢发展到它的反面：反题；在那之后，心灵分辨出正题与反题之间的联系，将其编织成一个合题。这一合题，反过来，变成另一个正题，辩证法继续进行下去。因此，辩证会对所思考内容之间的联系产生一种不断扩大的理解。

黑格尔相当肯定，这就是上帝的心灵思考的方式。上帝是纯粹的思想，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上帝是绝对心灵。这里没有爱或同情（情感），只有纯粹的思想。上帝的绝对心灵，通过人的头脑，进而在人类历史上展现理性。每当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表现得更加理性，他们就是在践行上帝的意志，这一进步的逻辑体现，就是隐藏在人类历史下面的目的论目的。

黑格尔认为，人类是这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理由相信，人会变得更加理性，尤其是在19世纪的德国。所有这一切都将在一种状态下结束，黑格尓将这一状态描述为“纯粹的思想思考纯粹的思想——绝对心灵思考其自身”。

**8** 黑格尔阐释历史的新颖方式，在德国高校吸引住了学生们的注意力；但是，辩证的想法让他们兴奋，绝对心灵不带感情的逻辑思考的想法则让他们冷静。

卡尔·马克思是这些学生之一。他追随另一位年轻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围绕着辩证运动发展出一种历史哲学，这种哲学围绕基本物质生活必需品来运转。马克思相信他的辩证视角是真实的。这是社会斗争的辩证，这一斗争由人的经济需求所决定。阶级斗争创造了三拍子节奏。马克思的解释是一种“唯物辩证”，与黑格尔的有神论辩证恰好相反。

马克思主义为目的论的历史解释奠定了基础，进而主导了半个世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历史是有目的的；它遵循“必然规律”，朝着既定目标发展：一个平等、正义、充足将会普遍实现的无阶级社会（这是“神的国度”一个朴实的版本）。每个人都是历史这场戏剧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决定：他或她是会站在正义一边（积极加速历史走向其指定目的地的革命者）而战，还是会站在邪恶一边（抗拒变革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而战。

**9** 现在已经很清楚的是，我们每个人在试图理解过去的复杂性时，必须警惕用我们的主观框架去套历史事件，将其用来支持我们自己的看法和偏见。我们

英国历史学家罗宾·科林伍德 (Robin Collingwood) 曾指出：

圣奥古斯丁是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视角去看罗马的历史；蒂耶蒙 (Tillemont) 是从一个 17 世纪法国人的视角去看；吉本 (Gibbon) 是从一个 18 世纪英国人的视角去看；蒙森 (Mommsen) 是从一个 19 世纪德国人的视角去看。询问他们中哪个视角正确，是没有意义的。对接受它的人来说，每一个都是唯一的一个。

再读一遍最后一句：“……对接受它的人来说，每一个都是唯一的一个。”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出现的众多书籍都赞成：所有的历史一直都是由男人撰写的，他们对事件的选择、诠释、价值观和态度，乃至他们的言语和风格，反映的都是男性的视角，这一视角影响到他们对过去的重建和再现。像奥古斯丁、蒂耶蒙、吉本一样，每个历史学家都是透过自己的男性有色眼镜去凝视过去的世界；每个历史学家，就像那些知名历史学家一样，都将其男性偏见写入了他的作品中，同时坚信，他所讲的故事“就像它真的所是的那样”。

当然，修改历史有一种持续的必要性，因为新材料不断出土，新联系不断得出，深刻的见解不断获得，但是大部分修改都相对较小，不会太大改变“历史大图景”。相比之下，这一“女性主义者”建议有望成为一个大的（改变）。（称呼这一潮流为“女性主义者”对历史的重新诠释，就其本身而言是有偏差的，因为推动这一重新评估运动的女性是有学问的学者：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而且它的一些最坚定的倡导者大都是男性。）

激发这一意义深远的重估潮流的主要学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教授马丽加·金芭塔丝 (Marija Gimbutas)。1974 年，她出版了《古欧洲的男神和女神：7500—3500BC》(1982 年修订版改名为《古欧洲的女神和男神：6500—3500BC》)。1987 年出版了《女神的语言：古欧洲的图像和符号》，1991 年则出版了《女神文明》，大规模调查研究了所有已知的考古材料。这照亮了整个失落的文明。

文明的故事始于新石器时代，历时约公元前 10000 年到约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在此之前，有 200 万年时间，人类是四处流动的狩猎采集者。然后，随着农业的出现和对动物的驯化，定居的社区生活成为可能。房屋和寺庙被修建起来，村庄

随之而起，艺术——文明意识的一个试金石——得到发展。

考古证据表明，存在一个单一连贯的文化的蓬勃发展：贯穿整个欧洲东部和南部，爱琴海地区，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先进文明：它出现在公元前 7000 年前期间，并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3000 年。它的特点是人口集中的村庄和乡镇，复杂的社会结构，精巧的寺庙，有着四五间小房的住宅，专业工匠（陶工，冶金者，织工），发达的贸易路线，一套神圣的字母系统。

从成千上万处墓地遗址中发现了距今有四万年历史的文物，考古挖掘也发现了关于古欧洲人的信仰、价值观和社会生活的清晰轮廓。考古学家复原了这一新石器世界，里面透露出的信息让人惊叹不已。

人性第一个伟大的精神形象是母亲女神。她是自我生成的，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是生命的赐予者，死亡的带来者，是掌管生、死、重生的女神。人类由她而生，由她维持生存，最后由她收回（回到她的怀抱）。她代表宇宙，是孕育生命之源，人类感到自己是自然的孩子，与万物相连；他们觉得自己是永恒的自然循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数以千计的微型女神俑先是被刻在骨头和石头上，然后随着约公元前 6500 年发明陶器，似乎有大量的泥人和其他祭祀用品，用来祈求女神的力量并讨得其欢心。女神崇拜，是农业生活方式的自然产物。古欧洲人的神话意象透露出，他们最关心的是维持动植物和人类的生命；女神启发她的崇拜者，将宇宙视为一个永远存在的培育生命之源。在前农业时代没有图像描绘女神；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留下的记录中，也没有发现父神的图像。在这一文明的四千年历史中一直没有找到的，可能比已经找到的要更重要。没有人用来对付人的暗藏的武器：剑，矛，匕首，刀，弓，箭，或战斧，没有图画或雕刻描绘这样的事情。没有战斗场面，没有征服者用锁链拖拉俘虏，没有拷打囚犯——没有关于战士或颂扬战争的暗示。没有关于战争损伤或破坏的考古证据，也没有关于愤怒的神通过恐惧和服从进行统治的任何图形描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奴隶制或殉夫自焚。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王室对民众收税，没有国王或高级头目用人性陪葬。没有军事防御工事；村庄和市镇位于便利的河流边，动物成群，土壤肥沃，美丽的风景圣地，但从来没有作为城堡或山顶的防御工事。城市没有围墙。

那么，考古记录中发现了什么？人格化的女神形象比比皆是，象征着圣母，给

人生命，在人临终时将人作为她的孩子带回她的宇宙子宫。她被描绘成女创造者 (Creatrix)，女祖先 (Ancestress)，处女 (Maiden)，Regenetrix，地球 - 母亲，流动的水域、鸟类和地下世界的统治者；她经常被描绘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的母亲女神。此外还发现了大量自然的象征，意味着对神秘、美丽、神圣的生命抱有的敬畏之情。程式化的波纹象征着生命的河水，石头雕刻的公牛，状如雌兔的花瓶，蛇和蝴蝶的图像——无处不在的变形和不朽的符号。

所以有四千多年时间，古欧洲的精神生活主要集中在女神崇拜上，这一女性中心意识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发展。他们的世界是母系社会，血统和继承从母亲那边追溯。男女两性基本相等，没有关于男性主导或女性主导的记录的任何提示。这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男性和女性在他们的社会里平等拥有物质财富。妇女在宗教事务上发挥领导角色，并负责大部分瓶饰画、雕塑、纺织。

对他们来说，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去打斗，或是通过征服、掠夺和破坏去获得荣耀。所有的人性资源，无论是女性的还是男性的，都主要集中在用技术来滋润生活，尤其是创造性的艺术。他们发展出一种对美的欣赏，并用一种熟练精巧的风格来表达它。女神发明了农业，并教给她的子民如何去种植，她教他们如何编织和纺纱；她通过自然的周期，不断教导并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和平与丰富共存。这些园艺种植者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自己的家，而不是要为来世做准备的过路人。他们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

金布塔斯写道：“如果将文明定义为一个民族适应环境的能力，发展适当的艺术、技术、文字和社会关系的能力，显然，古欧洲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然后，从约公元前 4400 年开始，女神文明开始瓦解。在接下来的两个千年内，侵略者从东部到达，古欧洲开始转型。这些雅利安人（文献中往往称其为“印欧人”；金布塔斯称他们“Kurgans”），半游牧民，从俄罗斯南部的大草原流出。他们的文化是父系制，社会分层；他们住在小村庄或季节性定居点，在广阔的牧场放牧羊群。他们的经济依靠畜牧业蓬勃发展，他们驯养的马给了他们速度和力量。他们过着一种难以驾驭的、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他们看重男子气概和男性的攻击力，崇拜他们的战斗英雄。他们的符号是匕首和战斧。男性天神是他们的宗教关注的焦点。

这些雅利安人先后来过三次。第一次，约公元前 4400—公元前 4300 年，来自

伏尔加草原；第二次，来自高加索山地区，约公元前 3500 年；第三次，公元前 3000 年，还是来自伏尔加。

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冲突，古欧洲文化走向衰落。母系文明被父权文化击败。金布塔斯写道：“村庄和集镇解体，宏伟的彩陶消失，一起消失的还有佛龛、壁画、雕塑、符号和文字。美的品味与娴熟的风格和制作枯萎了。使用生动的色彩在几乎所有的古欧洲都消失了，除了古希腊的克里特岛和基克拉泽斯岛，古欧洲传统在那里又持续了三千年，直到公元前 1500 年。”武器和战神开始出现在考古记录中，屠杀、奴役、将女人视为男人财产的证据也出现了。

接下来三千年，西方文明反映了这两种强大的文化传统的组合，就像一块“大理石千层饼”。“最早的欧洲文明被父权制野蛮摧毁，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但其遗产潜藏在底层，滋养了欧洲进一步的文化发展。古欧洲的创造并未丢失；它们经过改造之后，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的心灵。”（金布塔斯，1982 年，第 238 页）

同样必须警惕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和时代（“时代精神”）之下隐藏的文化假设。黑格尔和马克思最终都成了“进步是必然的”这一假设理念的牺牲品。

两种相对的观念：人类历史正在改善（乐观主义看法）或变质（悲观主义看法），在西方思想史上一直交替出现。

目的论历史观——即相信历史有意义，正在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在本质上是一个犹太教－基督教假设；从目的论视角来看，大多数报告都认为，人类的境况将会不断提高。（而在一般情况下，当时代陷入混乱，如罗马迫害、伊斯兰征服、20 世纪大屠杀，悲观主义看法就会占据上风：认为现实情况会逐渐变得更糟，直到上帝在他认为“合适的时机”扭转乾坤，让事情走上正道。相比之下，当时代相对和平，如在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乐观主义看法就会占据上风：历史是人类在地球上的成长和幸福的不断改善。然而，不拘在哪种情况下，不论历史是向上或向下，它都永远不会失去其目的论性质。）

19 世纪充满了高昂的乐观主义。工业革命如火如荼。西方国家涌入世界各

个角落，将它们的物质产品和精神祝福贩卖到世界各地。在历史哲学家身上，启蒙主义情绪仍在闪耀。爱德华·吉本将其乐观主义隐藏在其伟大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临近尾声之处，“每一个时代的世界都增加了并仍在增加真正的财富、幸福、知识，可能还有人类的美德。”

对人类历史的这一评估，得到了达尔文（1859年）进化论的支持：通过漫长时间的进化，适者生存。它表明，自然在本质上也是渐进的。因此，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一起向上和向前移动，只有最忧郁的不信教者才会怀疑“进步的必然性”。很久以后，罗素耐人回味地写道：“我是在维多利亚时代那种乐观主义得到最充分展现的气氛中长大的，因此……在我身上保留了一些那时人们常

### ◀ 专栏 ▶ 进步的观念

经常被19世纪思想家所主张的、历史进步的目的是可以限定、可以明确定义的概念，已经证明是不适用的、无益的。相信进步并不意味着相信任何自动的或不可避免的进程，而是相信人的潜力的进步发展。进步是一个抽象的术语；人类追求的具体目标时时源自历史进程之中，而不是源自历史进程之外的某些东西。我承认我不相信人的完美无缺，或者也不相信人间的未来天堂。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愿意同意神学家、神秘主义者所坚信的，历史之中无法实现十全十美。不过，我也满足于无限进步的可能性——或者说进步不从属于那些我们要正视或必须正视的限制——只有当我们向这些目标前进时，我们才能定义这些进步的目标，我们只有在达到这些目标的进程之中才能证实这些目标的有效性。假如没有一些这样的进步概念，我也不知道社会怎样能够存在下去。每一个文明社会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后代，把牺牲强加在活着的一代人身上。用未来较美好世界的名誉来证明这些牺牲的正当性，是以某些神圣目的的名誉来证明这些牺牲正当性之世俗的具体表现。用伯瑞的话来说，“对后代负责的这个原则是进步观念直接的必然后果”。或许这种职责无须辩护。假如需要辩护的话，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证明它。<sup>①</sup>

——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

<sup>①</sup> [英]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第五章“作为进步的历史”，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23页。——译注